

儒

林

外

史

儒林外史第九回

嬰公子捐金贖朋友 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話說兩位公子在岸上閒步忽見屋角頭走過一個人來納頭便拜兩公子慌忙扶起說道足下是誰我不認得那人道兩位少老爺認不得小人了麼兩公子道正是面善一會兒想不起那人道小人便是先太保老爺坟上看坟的郭吉甫的兒子郭三兩公子大驚道你却如何在此處郭三道自少老爺們都進京之後小的老

子看著坡山著寶興莊門口又置了幾塊田地  
那舊房子就不設住了我家就另買了房子搬  
到東村那房子讓與小的叔子住後來小的家  
弟兄幾個又娶了親東村房子只設大哥大嫂  
子二哥二嫂子住小的有个姐姐嫁在新市鎮  
姐夫沒了姐姐就把小的老子和娘都接了這  
里來住小的就跟了來的兩公子道原來如此  
我家坡山沒有人來作踐麼鄧三道這是那个  
政府縣老爺們大凡往那裡過都要進來磕頭

一莖草也沒人動兩公子道你父親母親而今  
在那里鄒三道就在市稍盡頭姐姐家住著不  
多幾步小的老子時常想念二位少老爺的恩  
德不能見面三公子向四公子道鄒吉甫這老  
人家我們也甚是想他既在此不遠何不去到  
他家裡看看四公子道最好帶了鄒三回到岸  
上叫跟隨的吩咐過了船家鄒三引著路一徑  
走到市稍頭只見七八間矮小房子兩扇籬笆  
門半開半掩鄒三走去叫道阿爺三少老爺四

少老爺在此鄒吉甫裏面應道是那個拄著拐杖出來望見兩位公子不覺喜從天降讓兩公子走進堂屋丟了拐杖便要倒身下拜兩公子慌忙扶住道你老人家何消行這個禮兩公子扯他同坐下鄒三捧出茶來鄒吉甫親自接了送與兩公子喫著三公子道我們從京裏出來一到家就要到先太保墳上掃墓算計著會你老人家却因繞道在嘉興看蓮姑老爺無意中走這條路不想撞見你兒子說你老人家在這

里得以會着相別十幾年你老人家越發康健了方纔聽見說你那兩個令郎都娶了媳婦會添了幾個孫子了麼你的老伴也同在這里說着那老婆婆白髮齊眉出來向兩公子道了萬福兩公子也還了禮鄒吉甫道你快進去向女孩兒說整治起飯來留兩位少老爺坐坐婆婆進去了鄒吉甫道我夫妻兩個感激太老爺少老爺的恩典一時也不能忘我這老婆子每日在這房檐下燒一炷香保祝少老爺們仍舊官

居一品而今大小老爺想也是大轎子四公子道我們弟兄們都不在家有甚好處到你老人家却說這樣的說越說得我們心裏不安三公子道況且墳山累你老人家看守多年我們方且知感不盡怎說這話鄒吉甫道選姑老爺已是告老回鄉了他少爺可惜去世小公子想也長成人了麼三公子道他今年十七歲資性倒也還聰明的鄒三捧出飯米鷄魚肉鴨齊齊整整還有幾樣蔬菜擺在棹上請兩位公子坐下

鄒吉甫不敢來陪兩公子再三扯他同坐斟上酒來鄒吉甫道鄉下的水酒老爺們恐喫不慣四公子道這酒也還有些身分鄒吉甫道再不要說起而今人情薄了這米做出來的酒汁都是薄的小老還是聽見我死鬼父親說在洪武爺手裏過日子各樣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後來永樂爺掌了江山不知怎樣的事事都改變了二斗米只做的出十五六觔酒來像我這酒是扣著水下的還是這般淡薄



無味三公子道我們酒量也不大只這個酒十分好了鄒吉甫喫著酒說道不瞞老爺說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憐見讓他們孩子們再過幾年洪武爺的日子就好了四公子聽了望着三公子笑鄒吉甫又道我聽見人說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的就爲出了个永樂爺就弄壞了這事可是有的麼三公子笑道你鄉下一個老實人那裏得知這些話這話畢竟是誰向你說的鄒吉甫道我本來果

然不曉得這些話因我這鎮上有个鹽店鹽店一位管事先生閒常無事就來到我們這稻場上或是柳陰樹下坐著說的這些話所以我常聽見他兩公子驚道這先生姓甚麼鄒吉甫道他姓楊爲人忠直不過又好看的是个書要便袖口內藏了一卷隨處坐著拏出來看往常他在這裏飯後沒事也好步出來了而今要見這先生却是再不能得公子道這先生往那里去了鄒吉甫道再不要說起楊先生雖是生意出

身一切賬目却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閒遊  
在店裏時也只是垂簾看書憑著這縣計胡三  
所以一店里人都稱呼他是个老阿歛先年東  
家因他爲人正氣所以託他管總後來聽見這  
些歛事本東自己下店把賬一盤却虧空了七  
百多銀子問著又沒處開消還在東家面前咬  
文嚼字指手畫脚的不服東家惱了一張呈子  
送在德清縣裏縣主老爺見是鹽務的事點到  
奉承把這先生拏到監裏坐著追比而今已在

監裏將有一年半了三公子道他家可有甚麼產業可以賠償吉甫道有到好了他家就住在村口外四里多路兩個兒子都是蠢人既不做生意又不讀書還靠著老官養活却將甚麼賠償四公子向三公子道窮鄉僻壤有這樣讀書君子却被守錢奴如此凌虐足令人怒髮衝冠我們可以商量個道理救得此人麼三公子道他不過是欠債並非犯法如今只消到城裏問明底細替他把這幾兩債負弄清了就是這有

何難四公子道這最有理我兩人明日到家就去辦這件事鄒吉甫道阿彌陀佛二位少老爺是肯做好事的思想著從前已往不知拔濟了多少人如今若救出楊先生來這一鎮的人誰不感仰三公子道吉甫這句話你在鎮上且不要說出來待我們去相機而動四公子道正是未知事體做的來與做不來說出來就沒趣了于是不用酒了取飯來吃過匆匆回船鄒吉甫拄著拐杖送到船上說少老爺們恭喜回府小老

遲日再來城裏府內候安又叫邵三捧著一瓶酒和些小菜送在船上與二位少老爺消夜看著開船方纔回去了兩公子到家清理了些家務應酬了幾天客事即便喚了一個辦事家人晉爵叫他去到縣裏查新市鎮鹽店裏送來監禁這人是何名字虧空何項銀兩共計多少本人有功名沒功名都查明白了來說晉爵領命來到縣衙戶房書辦原是晉爵拜盟的弟兄見他來查連忙將案尋出用昏騰寫一通遞與他

拏了回來回覆兩公子只見上面寫着新市鎮  
公裕旗鹽店呈首商人楊執中卽楊允累年在  
店不守本分嫖賭穿喫侵用成本七百餘兩有  
誤國課懇恩追比云云但查本人係廩生挨貢  
不便追比合詳請褫革以便嚴比今將本犯權  
時寄監收禁候上憲批示然後勒限等情四公  
子道這也可笑的緊廩生挨貢也是衣冠中人  
物今不過侵用鹽商這幾兩銀子就要將他褫  
革追比是何道理三公子道你問明了他並無

別情麼晉爵道小的問明了並無別情三公子道既然如此你去把我們前日黃家圩那人來贖田的一宗銀子兌七百五十兩替他上庫再寫我兩人的名帖向德清縣說這楊貢生是家老爺們相好叫他放出監來你再拏你的名字添上一個保狀你作速去辦理四公子道晉爵這事你就去辦不可怠慢那楊貢生出監來你也不必同他說什麼他自然到我這裏來相會晉爵應諾去了晉爵只帶二十兩銀子一直



到書辦家把這銀子送與書辦說道楊貢生的事我和你商議个主意書辦道既是太師老爺府裏發的有帖子這事何難隨卽打个稟帖說這楊貢生是婁府的人兩位老爺發了帖現有婁府家人具的保狀况且婁府說這項銀子非賍非帑何以便行監禁此事乞老爺上裁知縣聽了婁府這番話心下著慌却又回不得鹽商傳進書辦去細細商酌只得把幾項鹽規銀子湊齊補了這一項准了晉爵保狀卽刻把楊貢

生放出監來也不用發落釋放去了那七百多銀子都是晉爵笑納把放來的話都回覆了公子公子知道他出了監自然就要來謝那知楊執中並不曉得是甚麼緣故縣前問人說是一個姓晉的晉爵保了他去他自心裏想生平並認不得這姓晉的疑惑一番不必管他落得身子乾淨且下鄉家去照舊看書到家老妻接著喜從天降兩個蠢兒子日日在鎮上賭錢半夜也不歸家只有一個老嫗又痴又聾在家燒火

做飯聽候門戶楊執中次日在鎮上各家相熟處走走邵吉甫因是第二個兒子養了孫子接在東莊去住不會會著所以婁公子這一番義舉做夢也不得知道婁公子過了月餘弟兄在家不勝詫異想到越石甫故事心裏覺得楊執中想是高絕的學問更加可敬一日三公子向四公子道楊執中至今並不來謝此人品行不同四公子道論理我弟兄既仰慕他就該先到他家相見訂交定要望他來報謝這不是俗情

了麼三公子道我也是這樣想但豈不聞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之說我們若先到他家可不像要特地自明這件事了四公子道相見之時原不要提起朋友聞聲相思命駕相訪也是常事難道因有了這些緣故倒反隔絕了相與不得的三公子道這話極是有理當下商議已定又道我們須先一日上船次日早到他家以便作盡日之談于是叫了一隻小船不帶從者下午下船走了幾十里此時正值秋末冬初

晝短夜長河裏有些朦朧的月色這小船乘著  
月色搖著櫓走那河裏各家運租米船挨擠不  
開這船却小只在船傍邊擦過去看看二更多  
天氣兩公子將次睡下忽聽一片聲打的河路  
響這小船却没有燈艙門又關著四公子在板  
縫裏張一張見上流頭一隻大船明晃晃點著  
兩對大高燈一對燈上字是相府一對是通政  
司大堂船上站著幾個如狼似虎的僕人手擎  
鞭子打那擠河路的船四公子唬了一跳低低

叫三哥你過來看看這是那個三公子來看看了  
一看這僕人却不是我家的說著那船已到了  
跟前拏鞭子打這小船的船家船家道好好的  
一條河路你走就走罷了行兇打怎的船上那  
些人道狗攬的奴才你睜開驢眼看看燈籠上  
的字船是那家的船船家道你燈上掛着相府  
我知道你是那個宰相家那些人道瞎眼的死  
囚湖州除了婁府還有第一個宰相船家道婁  
府罷了是那一位老爺那船上道我們是婁三

老爺裝租米的船誰人不曉得這狗攬的再回  
嘴拏繩子來把他拴在船頭上明日回過三老  
爺拏帖子送到縣裏且打幾十板子再講船家  
道婁三老爺現在我船上你那里又有个婁三  
老爺出來了兩公子聽著暗笑船家開了艙板  
請三老爺出來給他們認一認三公子走在船  
頭上此時月尙未落映著那邊的燈光照得亮  
三公子問道你們是我家那一房的家人那些  
人却認得三公子一齊都慌了齊跪下道小人

們的主人却不是老爺一家小人們的主人劉老爺會做過守府因從莊上運些租米怕河路裏擠大膽借了老爺府裏官銜不想就衝撞了三老爺的船小的們該死了三公子道你主人雖不是我本家却也同在鄉里借箇官銜燈籠何妨但你們在河道裏行兇打人却使不得你們說是我家豈不要壞了我家的聲名況你們也是知道的我家從沒有人敢做這樣事你們起來就回去見了你們主人也不必說在河裏



遇著我的這一番話只是下次也不必如此難道我還計較你們不成衆人應諾謝了三老爺的恩典磕頭起來忙把兩副高燈登時吹息將船溜到河邊上歇息去了三公子進艙來同四公子笑了一回四公子道船家你究竟也不該說出我家三老爺在船上又請出與他看把他們掃這一場大興是何意思船家道不說句他把我船板都要打通了好不冤惡這一會纔現出原身來了說罷兩公子解衣就寢小船搖櫓

行了一夜清晨已到新市鎮泊岸兩公子取水  
洗了面吃了些茶水點心吩咐了船家好好的  
看船在此伺候兩人走上岸來到市梢盡頭郭  
吉甫女兒家見關著門敲門問了一問纔知道  
老郭夫婦兩人都接到東莊去了女兒留兩位  
老爺喫茶也不會坐兩人出了鎮市沿著大路  
去走有四里多路遇著一個挑柴的樵夫問他  
這裡有個楊執中老爺家住在那裏樵夫用手  
指著遠望著一片紅的便是他家屋後你們打

從這條小路穿過去兩位公子謝了樵夫披榛  
覓路到了一個村子不過四五家人家幾間茅  
屋屋後有兩顆大楓樹經霜後楓葉通紅知道  
這是楊家屋後了又一條小路轉到前門門前  
一條澗溝上面小小板橋兩公子過得橋來看  
見楊家兩扇板門關著見人走到那狗便吠起  
來三公子自來叩門叩了半日裏面走出一個  
老嫗來身上衣服甚是破爛兩公子近前問道  
你這裡是楊執中老爺家麼問了兩徧方纔點

頭道便是你是那里來的兩公子道我弟兄兩個姓婁在城裏住特來拜訪楊執中老爺的那老嫗又聽不明白說道是姓劉麼兩公子道姓婁你只向老爺說是大學士婁家便知道了老嫗道老爺不在家裏從昨日出門看他們打魚並不曾回來你們有甚麼說話改日再來罷說罷也不曉得請進去請坐喫茶竟自關了門回去了兩公子不勝悵悵立了一會只得仍舊過橋依著原路回到船上進城去了楊執中這老

跌直到晚裏纔回家來老嫗告訴他道早上城裏有兩個甚麼姓柳的來尋老爹說他在甚麼大覺寺裡住楊執中道你怎麼回他去的老嫗道我說老爹不在家叫他改日來罷楊執中心裏想那個甚麼姓柳的忽然想起當初鹽商告他打官司縣裏出的原差姓柳一定是這差人要來找錢因把老嫗罵了幾句道你這老不死老蠢蟲這樣人來尋我你只回我不在家罷了又叫他改日來怎的你就這樣没用老嫗又

不服回他的嘴楊執中惱了把老嫗打了幾個  
嘴巴踢了幾腳自此之後恐怕差人又來尋他  
從清早就出門閒混直到晚纔歸家不想婁府  
兩公子放心不下過了四五日又叫船家到鎮  
上仍舊步到門首敲門老嫗開門看見還是這  
兩個人惹起一肚子氣發作道老爹不在家里  
你們只管來尋怎的兩公子道前日你可曾說  
我們是大學士婁府老嫗道還說甚麼爲你這  
兩個人帶累我一頓拳打腳踢今日又來做甚

麼老爹不在家還有些日子不來家哩我不得工夫要去燒焗做飯說著不由兩人再問把門關上就進去了再也敲不應兩公子不知是何緣故心裏又好惱又好笑立了一會料想叫不應了只得再回船來船搖著行了有幾家里路一個賣菱的船船上一个小孩子搖近船來那孩子手扶著船窗口裏說道買菱那買菱那船家把繩子拴了船且秤菱角兩公子在船牕內伏著問那小孩子道你是那村裏住那小孩子

道我就在這新市鎮上四公子道你這裡有个  
楊執中老爹你認得他麼那小孩子道怎麼不  
認得這位老先生是个和氣不過的人前日趁  
了我的船去前村看戲袖子裏還丟下一張紙  
卷子寫了些字在上面三公子道在那里那小  
孩子道在艙底下不是三公子道取過來我們  
看看那小孩子取了遞過來接了船家買蓆的  
錢搖著去了兩公子打開看是一幅素帋上面  
寫著一首七言絕句詩道不敢妄爲些子事只



因會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  
草廬後面一行寫楓林拙叟楊允草兩公子看  
罷不勝嘆息說道這先生襟懷冲淡其實可敬  
只是我兩人怎麼這般難會這日雖霜楓凄緊  
却喜得天氣清明四公子在船頭上看見山光  
水色徘徊眺望只見後面一隻大船趕將上來  
船頭上一个人叫道婁四老爺請擺了船家老  
爺在此船家忙把船擺過去那人跳過船來磕  
了頭看見船裏道原來三老爺也在此只因遇

著這隻船有分教少年名士豪門喜結絲蘿相  
府儒生勝地廣招俊傑畢竟這船是那一位貴  
人且聽下回分解

婁氏兩公子因不能早年中進士入詞林激  
成一肚子牢騷是其本源受病處狂言發于  
遽太守之前太守遂正色以拒之不意窮鄉  
之中乃有不識字之村父其見解竟與已之  
見解同雖欲不以爲知言烏可得已一細叩  
之而始知索解者別有人在此時卽有百口

稱說楊執中爲不通之老阿猷亦不能踈兩  
公子納交之殷也故執中愈不來而公子想  
慕執中之心愈濃愈確其中如看門之老嫗  
賣菱之童子無心點逗若離若合筆墨之外  
逸韻橫生

冒姓打船家一段與上文吩咐晉爵贖楊執  
中一段兩兩對勘才夾出真鄉紳身分非如  
嚴貢老時時要寫帖子究竟不曾與湯父母  
謀面者比且文字最嫌直率假使兩公子駕

一葉之扁舟走到新市鎮便會見楊執中路  
上一些事也沒有豈非時下小說庸俗不堪  
之筆墨有何趣味乎

儒林外史第十回

魯翰林憐才擇壻

蘧公孫富室招親

話說婁家兩位公子在船上後面一隻大官船趕來叫攏了船一個人上船來請兩公子認得是同鄉魯編修家裏的管家問道你老爺是幾時來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尙未曾到三公子道如今在那里管家道現在大船上請二位老爺過去兩公子走過船來看見貼著翰林院的封條編修公已是方巾便服出來站在艙門口

編修原是大保的門生當下見了笑道我方纔遠遠看見船頭上站的是四世兄我心裏正疑惑你們怎得在這小船上不想三世兄也在這裏有趣的緊請進艙裏去讓進艙內彼此拜見過坐了坐下三公子道京師拜別不覺又是半載世老先生因何告假回府魯編修道老世兄做窮翰林的人只望著幾回差事現今肥美的差都被別人鑽謀去了白白坐在京裏陪錢度日況且弟年將五十又無子息只有一个小女還

不曾許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此家  
務再作道理二位世兄爲何駕著一隻小船在  
河裏從人也不帶一個却做甚麼事四公子道  
小弟總是閒著無事的人因見天氣晴暖同家  
兄出來閒遊也沒甚麼事魯編修道弟今早在  
那邊鎮上去看一個故人他要留我一飯我因  
忽忽要返舍就苦辭了他他却將一席酒餚送  
在我船上今喜遇著二位世兄正好把酒話舊  
因問從人道二號船可曾到船家答應道不會

到還離的遠哩魯編修道這也罷了叫家人把二位老爺行李般上大船來那船叫他回去罷吩咐擺了酒席斟上酒來同飲說了些京師裏各衙門的細話魯編修又問問故鄉的年歲又問近來可有幾個有名望的人三公子因他問這一句話就說出楊執中這一个人可以算得極高的品行就把這一張詩拏出來送與魯編修看魯編修看罷愁著眉道老世兄似你這等所爲怕不是自古及今的賢公子就是信陵君



春申君也不過如此但這樣的人盜虛聲者多有實學者少我老實說他若果有學問爲甚麼不中了去只做這兩句詩當得甚麼就如老世兄這樣屈尊好士也算這位楊兄一生第一个好遭際了兩回躲著不敢見面其中就可想而知依愚見這樣人不必十分周旋他也罷了兩公子聽了這話默然不語又吃了半日酒講了些閒話已到城裏魯編修定要送兩位公子回家然後自己回去兩公子進了家門看門的稟

道遠小少爺來了在太太房裏坐著哩兩公子  
走進內堂見遠公孫在那裏三太太陪著公孫  
見了表叔來慌忙見禮兩公子扶住邀到書房  
遠公孫呈上乃祖的書札並帶了來的禮物所  
刻的詩話每位一本兩公子將此書畧翻了幾  
頁稱贊道賢姪少年如此大才我等俱要退避  
三舍矣遠公孫道小子無知妄作要求表叔指  
點兩公子歡喜不已當夜設席接風留在書房  
歇息次早起來會過遠公孫就換了衣服叫家

人持帖坐轎子去拜魯編修拜罷回家卽吩咐  
厨役脩席發帖請編修公明日接風走到書房  
內向公孫笑著說道我們明日請一位客勞賢  
姪陪一陪還公孫問是那一位三公子道就是  
我這同鄉魯編修也是先太保做會試總裁取  
中的四公子道究竟也是个俗氣不過的人却  
因我們和他世兄弟又前日船上遇著就先擾  
他一席酒所以明日邀他來坐坐說著看門的  
人進來稟說紹興姓牛的牛相公叫做牛布衣

在外候二位老爺三公子道快請廳上坐蘧公孫道這牛布衣先生可是曾在山東范學臺幕中的三公子道正是你怎得知蘧公孫道曾和先父同事小姪所以知道四公子道我們倒忘了尊公是在那裏的隨即出去會了牛布衣談之良久便同牛布衣走進書房蘧公孫上前拜見牛布衣說道適纔會見令表叔纔知尊大人已謝賓客使我不勝傷感今幸見世兄如此英英玉立可稱嗣續有人又要破涕爲笑因問令

祖老先生康健麼還公孫答道托庇粗安家祖  
每常也時時想念老伯牛布衣又說起范學臺  
幕中查一个童生卷子尊公說出何景明的一  
段話真乃談言微中名士風流因將那一席話  
又述了一遍兩公子同蘧公孫都笑了三公子  
道牛先生你我數十年改交凡事忘形今又喜  
得舍表姪得接大教竟在此坐到晚去少頃擺  
出酒席四位樽酒論文直吃到日暮牛布衣告  
別兩公子問明寓處送了出去次早遣家人去

邀請魯編修直到日中纔來頭戴紗帽身穿蟒  
衣進了廳事就要進去拜老師神主兩公子再  
三辭過然後寬衣坐下獻茶茶罷遽公孫出來  
拜見三公子道這是舍表姪南昌太守家姑丈  
之孫魯編修道久慕久慕彼此謙讓坐下寒暄  
已畢擺上兩席酒來魯編修道老世兄這個就  
不是了你我世交知己問何必做這些客套依  
弟愚見這廳事也太濶落意欲借尊齋只須一  
席酒我四人促膝談心方纔暢快兩公子見這

般說竟不違命當下讓到書房裏魯編修見瓶  
花鑪几位置得宜不覺怡悅奉席坐了公子吩  
咐一聲叫焚香只見一個頭髮齊眉的童子在  
几上捧了一個古銅香爐出去隨卽兩個管家  
進來放下暖簾就出去了足有一個時辰酒斟  
三巡那兩個管家又進來把暖簾捲上但見書  
房兩邊牆壁上板縫裏都噴出香氣來滿座異  
香襲人魯編修覺飄飄有凌雲之思三公子向  
魯編修道香必要如此燒方不覺得有烟氣編

修贊嘆了一回同蘧公子談及江西的事問道  
令祖老先生南昌接任便是王諱惠的了蘧公  
孫道正是魯編修道這位王道尊却是了不得  
而今朝廷捕獲得他甚緊三公子道他是降了  
寧王的魯編修道他是江西保荐第一能員及  
期就是他先降順了四公子道他這降到底也  
不是魯編修道古語道得好無兵無糧因甚不  
降只是各僞官也逃脫了許多只有他領著南  
贛數郡一齊歸降所以朝廷尤把他罪狀的狠



懸賞捕拏公孫聽了這話那從前的事一字也不敢提魯編修又說起他請仙這一段故事兩公子不知魯編修細說這件事把江西月念了一遍後來的事逐句講解出來又道仙乩也古怪只說道他歸降此後再不判了還是吉凶未定四公子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這就是那扶乩的人一時動乎其機說是有神仙又說有靈鬼的都不相干換過了席雨公子把蘧公孫的詩和他刻詩的話請教極誇少年美才魯編

修嘆賞了許久便向兩公子問道令表姪貴庚  
三公子道十七魯編修道懸弧之慶在于何日  
三公子轉問蘧公孫公孫道小姪是三月十六  
亥時生的魯編修點了一點頭記在心裏到晚  
席散兩公子送了客各自安歇又過了數日蘧  
公孫辭別回嘉興去兩公子又留了一日這日  
三公子在內書房寫回覆蘧太守的書纔寫著  
書童進來道看門的稟事三公子道著他進來  
看門的道外面有一位先生要求見二位老爺

三公子道你回他我們不在家留下了帖罷看門的道他沒有帖子問著他名姓也不肯說只說要面會二位老爺談談三公子道那先生是怎樣一個人看門的道他有五六十歲頭上也戴的是方巾穿的件繭紬直裰像个斯文人三公子驚道想是楊執中來了忙丟了書子請出四公子來告訴他如此這般似乎楊執中的行徑因叫門上的去請在廳上坐我們就出來會看門的應諾去了請了那人到廳上坐下兩公

子出來相見禮畢奉坐那人道久仰大名如雷灌耳只是無緣不曾拜識三公子道先生貴姓台甫那人道晚生姓陳草字和甫一向在京師行道昨同翰苑魯老先生來遊貴鄉今得瞻二位老翁丰采三老翁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四老翁土星明亮不日該有加官晉爵之喜兩公子聽罷纔曉得不是楊執中問道先生精于風鑑陳和甫道卜易談星看相算命內科外科內丹外丹以及請仙判事扶乩筆錄晚生都畧知道

一二向在京師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門的老先生請个不歇經晚生許過他陞遷的無不神驗不瞞二位老爺說晚生只是个直言並不肯阿諛趣奉所以這些當道大人俱蒙相愛前日正同魯老先生笑說自離江西今年到貴省屈指二十年來已是走過九省了說罷哈哈大笑左右捧上茶來吃了四公子問道今番是和魯老先生同船來的愚弟兄那日在路遇見魯老先生在船上盤桓了一日却不會會見陳和甫

道那日晚生在一號船上到晚纔知道二位老爺在彼這是晚生無緣遲這幾日纔得拜見三公子道先生言論軒爽愚兄弟也覺得恨相見之晚陳和甫道魯老先生有句話托晚生來面致二位老爺可借尊齋一話兩公子道最好當下讓到書房裏陳和甫舉眼四面一看見院宇深沈琴書瀟灑說道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說畢將椅子移近跟前道魯老先生有一令愛年方及笄晚生在他府上是知道的這

這位小姐德性溫良才貌出眾魯老先生和夫人  
因無子息愛如掌上之珠許多人家家求親只是  
不允昨在尊府會見南昌遷太爺的公孫著實  
愛他才華所以託晚生來問可曾畢過姻事三  
公子道這便是舍表姪却還不曾畢姻極承魯  
老先生相愛只不知他這位小姐貴庚多少年  
命可相妨礙陳和甫笑道這個倒不消慮令表  
姪八字魯老先生在尊府席上已經問明在心  
裏了到家就是晚生查算替他兩人合婚小姐

少公孫一歲今年十六歲了天生一對好夫妻  
年月日時無一不相合將來福壽綿長子孫衆  
多一些也沒有破綻的四公子向三公子道怪  
道他前日在席間諄諄問表姪生的年月我道  
是因甚麼原來那時已有意在那裏三公子道  
如此極好曾老先生錯愛又蒙陳先生你來作  
伐我們卽刻寫書與家姑丈擇吉央媒到府奉  
求陳和甫作別道容日再來請教今暫告別回  
曾老先生話去兩公子送過陳和甫回來將這



話說與蘧公孫道賢姪既有此事却且休要就  
回嘉興我們寫書與太爺打發盛從回去取了  
回音來再作道理蘧公孫依命住下家人去了  
十餘日領著蘧太守的回書來見兩公子道太  
老爺聽了這話甚是歡喜向小人吩咐說自己  
不能遠來這事總央煩二位老爺做主央媒拜  
允一是二位老爺揀擇或娶過去或招在這裏  
也是二位老爺斟酌呈上回書並白銀五百兩  
以爲聘禮之用大相公也不必回家住在這裏

辦這喜事太老爺身體是康強的一切放心兩公子收了回書銀子擇个吉日央請陳和甫爲媒這邊添上一位媒人就是牛布衣當日兩位月老齊到婁府設席款待過二位坐上轎子管家持帖去魯編修家求親魯編修那裏也設席相留回了允帖並帶子庚帖過來到第三日婁府辦齊金銀珠翠首飾裝蟒刻絲紬緞綾羅衣服羊酒菓品共是幾十擔行過禮去又備了謝媒之禮陳牛二位每位代衣帽銀十二兩代菓

酒銀四兩俱各歡喜兩公子就託陳和甫選定  
花燭之期陳和甫選在十二月初八日不將大  
吉送過吉期去魯編修說只得一個女兒捨不  
得嫁出門要選公孫八贅婁府也應允了到十  
二月初八婁府張燈結綵先請兩位月老喫了  
一日黃昏時分大吹大擂起來婁府一門官衙  
燈籠就有八十多對添上選太守家燈籠足擺  
了三四條街還擺不了全副執事又是一班細  
樂八對紗燈這時天氣初晴浮雲尙不會退盡

燈上都用綠紬雨帷罩著引著四人大轎蘧公孫端坐在內後面四乘轎子便是娶府兩公子陳和甫牛布衣同送公孫入贅到了魯宅門口開門錢送了幾封只見重門洞開裏面一派樂聲迎了出來四位先下轎進去兩公子穿著公服兩山人也穿著吉服魯編修紗帽蟒袍緞靴金帶迎了出來揖讓升階纔是一班細樂八封絳紗燈引著蘧公孫紗帽官袍簪花披紅低頭進來到了聽事先奠了雁然後拜見魯編修編

修公奉新壻正面一席坐下兩公子兩山人和魯編修兩列相陪獻過三徧茶擺上酒席每人一席共是六席魯編修先奉了公孫的席公孫也回奉了下面奏著細樂魯編修去奉眾位的席蘧公孫偷眼看時是个舊舊的三間廳古老房子此時點幾十枝大蠟燭却極其輝煌須臾送定了席樂聲止了蘧公孫下來告過丈人同二位表叔的席又和兩山人平行了禮入席坐了戲子上來參了堂磕頭下去打動鑼鼓跳了

一齣加官演了一齣張仙送子一齣封贈這時  
下了兩天雨纔住地下還不甚乾戲子穿著新  
靴都從廊下板上大寬轉走了上來唱完三齣  
頭副末執著戲單上來點戲纔走到蘧公孫席  
前跪下恰好侍席的管家捧上頭一碗膾燕窩  
來上在桌上管家叫一聲免副末立起呈上戲  
單忽然乒乓一聲響屋梁上掉下一件東西來  
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掉在燕窩裏  
將碗打翻那熱湯濺了副末一臉碗裏的菜潑

了一桌子定睛看時原來是一個老鼠從梁上走滑了脚掉將下來那老鼠掉在滾熱的湯裏嚇了一驚把碗跳翻爬起就從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大紅緞補服都弄油了衆人都失了色忙將這碗撒去桌子打抹乾淨又取一件員領與公孫換了公孫再三謙讓不肯點戲商議了半日點了三代榮副末領單下去須臾酒過數巡食供兩套厨下捧上湯來那厨役僱的是個鄉下小使他鞞了一雙釘鞋捧着六

碗粉湯站在丹墀裏尖著眼睛看戲管家纔掇了四碗上去還有兩碗不會端他捧着看戲看到戲場上小旦裝出一個妓者扭扭捏捏的唱他就看昏了忘其所以然只道粉湯碗已是端完了把盤子向地下一掀要倒那盤子裏的湯腳却叮噹一聲响把兩個碗和粉湯都打碎在地下他一時慌了彎下腰去抓那粉湯又被兩個狗爭著咂嘴弄舌的來搶那地下的粉湯吃他怒從心上起使盡平生氣力蹺起一隻腳來



踢去不想那狗倒不會踢著力太用猛了把一隻釘鞋踢脫了踢起有丈把高陳和甫坐在左邊的第一席席上上了兩盤點心一盤猪肉心的燒賣一盤鳶油白糖蒸的餃兒熱烘烘擺在面前又是一大深碗索粉八寶攪湯正待舉起箸來到嘴忽然席口一個烏黑的東西的溜溜的滾了來乒乓一聲把兩盤點心打的稀爛陳和甫嚇了一驚慌立起來衣袖又把粉湯碗招翻潑了一桌滿坐上都覺得詫異魯編修自覺

得此事不甚吉利懊惱了一回又不好說隨即悄悄叫管家到跟前罵了幾句說你們都做甚麼却叫這樣人捧盤可惡之極過了喜事一个小都要重責亂着戲子正本做完衆家人掌了花燭把蘧公孫送進新房廳上衆客換席看戲直到天明纔散次日蘧公孫上廳謝親設席飲酒席終歸到新房裏重新擺酒夫妻舉案齊眉此時魯小姐卸了濃裝換幾件雅淡衣服蘧公孫舉眼細看真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

貌三四个了。鬢養娘輪流侍奉。又有兩個貼身  
侍女。一個叫做采蘋。一個叫做雙紅。都是袅娜  
輕盈。十分顏色。此時遣公孫恍如身遊閬苑。蓬  
萊巫山洛浦。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閨閣繼家聲。  
有若名師之教。草茅隱賢士。又招好客之踪。畢  
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文字要與嚴二相公娶親對看。乃覺一  
處錦鋪繡列。一處酸氣逼人。

兩公子一片求賢訪道之盛心。被魯編修攙

何才公集 卷二  
頭一瓢冷水真有并剪哀梨之妙却又能畫  
出編修惟以資格論人開口便是敝衙門俗  
套可謂雙管齊下矣四公子云究竟也是个  
俗氣不過的人又被一語道破也

吉期飲宴時忽然生出兩件奇事是埋伏後  
文編修將病而死所以點明編修自覺此事  
不甚言利但閱者至此惟覺峰飛天外絕倒  
之不暇亦不足尋味其中線索之妙

儒林外史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話說蘧公孫招贅魯府見小姐十分美貌已是  
醉心還不知小姐又是個才女且他這個才女  
又比尋常的才女不同魯編修因無公子就把  
女兒當作兒子五六歲上請先生開蒙就讀的  
是四書五經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  
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教他做破題  
破承起講題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修那先

生督課同男子一樣這小姐資性又高記心又好到此時王唐瞿薛以及諸大家之文歷科程墨各省宗師考卷肚裏記得三千餘篇自己作出來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團錦簇魯編修每常嘆道假若是個兒子幾十個進士狀元都中來了閒居無事便和女兒談說八股文章若做的好的隨你做甚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剗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何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

小姐聽了父親的教訓晚粧臺畔刺繡牀前擺  
滿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黃爛然蠅頭細  
批人家送來的詩詞歌賦正眼兒也不看他家  
裏雖有幾本甚麼千家詩解學士詩東坡小妹  
詩話之類倒把與伴讀的侍女采蘋雙紅們看  
閒暇也教他謠幾句詩以爲笑話此番招贅進  
蓮公孫來門戶又相稱才貌又相當真个是才  
子佳人一雙兩好料想公孫舉業已成不日就  
是个少年進士但贅進門來十多日香房裏滿

梁都是文章公孫却全不在意小姐心裏道這  
些自然都是他爛熟于胸中的了又疑道他因  
新婚燕爾正貪歡笑還理論不到這事上又過  
了幾日見公孫赴宴回房袖裏籠了一本詩來  
燈下吟哦也拉著小姐並坐同看小姐此時還  
害羞不好問他只得強勉看了一个時辰彼此  
睡下到次日小姐忍不住知道了知道公孫坐在前  
邊書房裏卽取紅紙一條寫下一行題目是身  
修而后家齊叫采蘋過來說道你去送與姑爺



說是老爺要請教一篇文字的公孫接了付之一笑回說道我於此事不甚在行況到尊府未經滿月要做兩件雅事這樣俗事還不耐煩做哩公孫心裏只道說向才女說這樣話是極雅的了不想正犯著忌諱當晚養娘走進房來看小姐只見愁眉淚眼長吁短嘆養娘道小姐你纔恭喜招贅了這樣好姑爺有何心事做出這等模樣小姐把日裏的事告訴了一遍說道我只道他舉業已成不日就是舉人進士誰想如

此光景豈不誤我終身養娘勸了一回公孫進  
來待他詞色就有些不善公孫自知慚愧彼此  
也不便明言從此啾啾唧唧小姐心裏納悶但  
說道舉業上公孫總不招攬勸的緊了反說小  
姐俗氣小姐越發悶上加悶整日眉頭不展夫  
人知道走來勸女兒道我兒你不要怎般歎氣  
我看新姑爺人物已是十分了況你爹原愛他  
是个少年名士小姐道母親自古及今幾曾看  
見不會中進士的人可以叫做个名士的說著

越要惱怒起來夫人和養娘道這个是你終身大事不要如此況且現放著兩家鼎盛就算姑爺不中進士做官難道這一生還少了你用的小姐道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依孩兒的意思總是自掙的功名好靠著祖父只算做不成器夫人道就是如此也只好慢慢勸他這是急不得的養娘道當真姑爺不得中你將來生出小公子來自小依你的教訓不要學他父親家裏放著你恁个好先生怕教不出个

狀元來就替你爭口氣你這封誥是穩的說著  
和夫人一齊笑起來小姐歎了一口氣也就罷  
了落後魯編修聽見這些話也出了兩個題請  
教公孫公孫勉強成篇編修公看了都是些詩  
詞上的話又有兩句像離騷又有兩句子書不  
是正經文字因此心裏也悶說不出來却全虧  
夫人疼愛這女婿如同心頭一塊肉看看過了  
殘冬新年正月公子回家拜祖父母親的年回  
來正月十二日婁府兩公子請吃春酒公孫到

了兩公子接在書房裏坐間了蘧太守在家的  
安說道今日也並無外客因是令節約賢姪到  
來家宴三杯剛纔坐下看門人進來稟看墳的  
鄒吉甫來了兩公子自從歲內爲蘧公孫畢姻  
之事忙了月餘又亂著度歲把那楊執中的話  
已去在九霄雲外今見鄒吉甫來又忽然想起  
叫請進來兩公子同邀公孫都走出廳上見頭  
上戴着新毡帽身穿一件青布厚棉道袍脚下  
踏着暖鞋他兒子小二手裏擎着个布口袋裝

了許多炒米豆腐干進來放下兩公子和他施禮說道吉甫你自恁空身來走走罷了爲甚麼帶將禮來我們又不好不收你的鄒吉甫道二位少老爺說這笑話可不把我羞死了鄉下物件帶來與老爺賞人兩公子吩咐將禮收進去鄒二哥請在外邊坐將鄒吉甫讓進書房來吉甫問了知道是蘧小公子又問蘧姑老爺的安因說道還是那年我家太老爺下葬會着姑老爺的整整二十七年了叫我們恁的不老姑老

爺鬚子也全白了麼公孫道全白了三四年了  
鄒吉甫不肯僭公孫的坐三公子道他是我們  
表姪你老人家年尊老實坐罷吉甫遵命坐下  
先吃過飯重新擺下碟子斟上酒來兩公子說  
起兩番訪楊執中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鄒  
吉甫道他自然不曉得這个却因我這幾個月  
住在東莊不曾去到新市鎮所以這些話沒人  
向楊先生說湯先生是个忠厚不過的人難道  
會裝身分故意躲着不見他又是个極肯相與

人的聽得二位少老爺訪他他巴不得連夜來會哩明日我回去向他說了同他來見二位老爺四公子道你且住過了燈節到十五日那日同我這表姪往街坊上去看看燈索性到十七八間我們叫一隻船同你到楊先生家還是先去拜他纔是吉甫道這更好了當夜喫完了酒送蘧公孫回魯宅去就留鄉吉甫在書房歇宿次日乃試燈之期婁府正廳上懸掛一對大珠燈乃是武英殿之物憲宗皇帝御賜的那燈是



內府製造十分精巧鄒吉甫叫他的兒子鄒二  
來看也給他兒見見廣大到十四日先打發他下  
鄉去說道我過了燈節要同老爺們到新市鎮  
順便到你姐姐家要到二十外纔家裏去你先  
去罷鄒二應諾去了到十五晚上蘧公孫正在  
魯宅同夫人小姐家宴宴罷府請來喫酒同  
在街上遊玩湖州府太守衙前紫著一座鼇山  
燈其餘各廟社火扮會鑼鼓喧天人家士女都  
出來看燈踏月真乃金吾不禁開了半夜次早

鄒吉甫向兩公子說要先到新市鎮女兒家去約定兩公子十八日下鄉同到楊家兩公子依了送他出門搭了个便船到新市鎮女兒接着新年磕了老子的頭收拾酒飯喫了到十八日鄒吉甫要先到楊家去候兩公子自心裏想楊先生是个窮極的人公子們到却將甚麼管待因問女兒要了一隻鴨數錢去鎮上打了三斤一方肉又沽了一瓶酒和些蔬菜之類向鄰居家借了一隻小船把這酒和鴨肉都放在船艙

裏自己掉着來到楊家門口將船泊在岸傍上去敲開了門楊執中出來手裏捧着一個爐竈一方帕子在那裏用力的擦見是鄒吉甫丟下爐唱諾彼此見過節鄒吉甫把那些東西搬了進來楊執中看見嚇了一跳道哎喲鄒老爹你爲甚磨帶這些酒肉來我從前破費你的還少哩你怎的又這樣多情鄒吉甫道老先生你且收了進去我今日雖是這些須村俗東西都不是爲你要在你這裏等兩位貴人你且把這鷄

和肉向你太太說整治好了我好同你說這兩  
個人楊執中把兩手袖著笑道鄒老爹却是告  
訴不得你我自從去年在縣裏出來家下一無  
所有常日只好喫一餐粥直到除夕那晚我這  
鎮上開小押的汪家店裏想著我這座心愛的  
爐出二十四兩銀子分明是算定我節下沒有  
些米要來柴討這巧我說要取這個爐須是三  
百兩現銀子少一厘也成不的就是當在那裏  
過半年也要一百兩像你這幾兩銀子還不夠

我燒爐買炭的錢哩那人將銀子拏了回去這一晚到底沒有柴米我和老妻兩個點了一枝蠟燭把這爐摩弄了一夜就過了年因將爐取在手內指與鄒吉甫看道你看這上面包漿好顏色今日又恰好沒有早飯米所以方纔在此摩弄這爐消遣日子不想遇著你來這些酒和菜都有了只是不得有飯鄒吉甫道原來如此這便怎麼樣在腰間打開鈔袋一尋尋出二錢多銀子遞與楊執中道先生你且快叫人去買

幾升米來纔好坐了說話楊執中將這銀子喚  
出老嫗拏个家伙到鎮上糴米不多時老嫗糴  
米回往厨下燒飯去了楊執中關了門來坐下  
問道你說是今日那兩個什麼貴人來鄒吉甫  
道老先生你爲鹽店裡的事累在縣裏却是怎  
樣得出來的楊執中道正是我也不知那日縣  
父母忽然把我放了出來我在縣門口問說是  
个姓晉的具保狀保我出來我自己細想不會  
認得這位姓晉的老爹你到的在那裡知道些

影子的鄒吉甫道那裏是甚麼姓晉的這人叫做晉爵就是婁太師府裏二少老爺的管家少老爺弟兄兩位因在我這裏聽見你老先生的大名回家就將自己銀子兌出七百兩上了庫叫家人晉爵具保狀這些事先生回家之後兩位少老爺親自到府上訪了兩次先生難道不知道麼楊執中恍然醒悟道是了是了這事被我這個老嫗所誤我頭一次看打魚回來老嫗向我說城裏有一個姓柳的我疑惑是前日那

个姓柳的原差就有些怕會他後一次又是晚上回家他說那姓柳的今日又來是我回他去了說著也就罷了如今想來柳者婁也我那里猜的到是婁府只疑惑是縣裏原差鄒吉甫道你老人家因打這年把官司常言道得好三年被毒蛇咬了如今夢見一條繩子也是害怕只是心中疑惑是差人這也罷了因前日十二我在婁府叩節兩位少老爺說到這話約我今日同到尊府我恐怕先生一時沒有備辦所以帶



這點東西來替你做个主人好麼楊執中道既是兩公錯愛我便該先到城裏去會他何以又勞他來鄒吉甫道既已說來不消先去候他來會便了坐了一會楊執中烹出茶來吃了聽得叩門聲鄒吉甫道是少老爺來了快去開門纔開了門只見一个梯醉的醉漢闖將進來進門就跌了一交扒起來摸一摸頭向內裏直跑楊執中定睛看時便是他第二个兒子楊老六在鎮上賭輸了又噠了幾杯燒酒噠的爛醉想著

來家問母親要錢再去賭一直往裏跑楊執中  
道畜生那裏去還不過來見了鄉老爹的禮那  
老六跌跌撞撞作了个揖就到厨下去了看見  
鍋裏煮的鷄和肉噴鼻香又悶着一鍋好飯房  
裏又放着一瓶酒不知是那裏來的不由分說  
揭開鍋就要撈了喫他娘劈手把鍋蓋蓋了楊  
執中罵道你又不要饒勞病這是別人拏來的  
東西還要等著請客他那里肯依醉的東倒西  
歪只是搶了吃楊執中罵他他還睜著醉眼混

回嘴楊執中急了拏火叉趕着一直打了出來  
鄒老爹且扯勸了一回說道酒菜是候婁府兩  
位少爺的那楊老六雖是蠢又是酒後但聽見  
婁府也就不敢胡鬧了他娘見他酒畧醒些撕  
了一隻雞腿盛了一大碗飯泡上些湯囑著老  
子遞與他吃吃罷扒上牀挺覺去了兩公子直  
至日暮方到蘧公孫也同了來鄒吉甫楊執中  
迎了出去兩公子同蘧公孫進來見是一間客  
座兩邊放著六張舊竹椅子中間一張書案壁

上懸的畫是楷書朱子治家格言兩邊一副箋紙的聯上寫着三間東倒西歪屋一人南腔北調人上面貼了一個報帖上寫捷報貴府老爺楊詩允欽選應天淮安府沐陽縣儒學正堂京報不曾看完楊執中上來行禮奉坐自己進去取盤子捧出茶來獻與各位茶罷彼此說了些閒聲相思的話三公子指著報帖問道這榮選是近來的信麼楊執中道是三年前小弟不會被禍的時候有此事只爲當初無意中補得一

个廩鄉試過十六七次並不能掛名榜末垂老  
得這一个教官又要去遞手本行庭參自覺得  
腰膀硬了做不來這樣的事當初力辭了患病  
不去又要經地方官驗病出給費了許多周折  
那知辭官未久被了這一場橫禍受小人駟儻  
之欺那時懊惱不如竟到沭陽也免得與獄吏  
爲伍若非三先生四先生相賞於風塵之外以  
大力垂手相援則小弟這幾根老骨頭只好瘦  
死囹圄之中矣此恩此德何日得報三公子道

些須小事何必掛懷今聽先生辭官一節更足  
仰品高德重四公子道朋友原有通財之義何  
足掛齒小弟們還恨得知此事已遲未能早爲  
先生洗脫心切不安楊執中聽了這番話更加  
欽敬又和蘧公孫寒暄了幾句鄒吉甫道二位  
少老爺和蘧少爺來路遠想是餓了楊執中道  
腐飯已經停當請到後面坐當下請在一間草  
屋內是楊執中脩葺的一个小小的書屋面着  
一方小天井有几樹梅花這幾日天暖開了兩

三枝書房內滿壁詩畫中間一副箋紙聯上寫  
道喚窓前寒梅數點且任我俛仰以嬉攀月中  
仙桂一枝久讓人婆娑而舞兩公子看了不勝  
歎息此身飄飄如遊仙境楊執中捧出雞肉酒  
飯當下喫了幾杯酒用過飯不喫了撒了過去  
烹茗清談談到兩次相訪被熊老嫗誤傳的話  
彼此大笑兩公子要邀楊執中到家盤桓幾日  
楊執中說新年畧有俗務三四月後自當敬造  
高齋爲平原十日之飲談到起更時候一庭月

色照滿書牕梅花一枝枝如畫在上而相似兩公子留連不忍相別楊執中道本該留三先生四先生草榻柰鄉下蝸居二位先生恐不甚便于是執手踏著月影把兩公子同蘧公孫送到船上自鄒吉甫回去了兩公子同蘧公孫纔到家看門的稟道魯大老爺有要緊事請蘧老爺回去來過三次人了蘧公孫慌回去見了魯夫人夫人告訴說編修公因女婿不肯做舉業心裏着氣商量要娶一個如君早養出一個兒



子來教他讀書接進士的書香夫人說年紀大了勸他不必他就着了重氣昨晚跌了一交半身麻木口眼有些歪斜小姐在傍淚眼汪汪只是歎氣公孫也無奈何忙走到書房去問候陳和甫正在那里切脈切了脈陳和甫道老先生這脈息右寸畧見弦滑肺爲氣之主滑乃痰之徵總是老先生身在江湖心懸魏闕故爾憂愁抑鬱現出此症治法當先以順氣祛痰爲主晚生每見近日醫家嫌半夏燥一遇痰症就改用

貝母不知用貝母療濕痰反爲不美老先生此症當用四君子加入二陳飯前溫服只消兩三劑使其腎氣常和虛火不致妄動這病就退了于是寫立藥方一連喫了四五劑口不歪了只是舌根還有些強陳和甫又看過了脈改用一個丸劑的方子加入几味祛風的藥漸漸見效選公孫一連陪伴了十多日並不得閒那日值編修公午睡偷空走到嬰府進了書房門聽見楊執中在內咕咕而談知道是他已來了進去

作揖同坐下楊執中接著說道我方纔說的二位先生這樣禮賢好士如小弟何足道我有个朋友在蕭山縣山裏住這人真有經天緯地之才空古絕今之學真乃處則不失爲真儒出則可以爲王佐三先生四先生如何不要結識他兩公子驚問那里有這樣一位高人楊執中疊着指頭說出這個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相府延賓又聚几多英傑名邦勝會能消無限壯心不知楊執中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嫻于吟咏之才女古有之精于舉業之才女  
古未之有也夫以一女子而精于舉業則此  
女子之俗可知蓋作者欲極力以寫編修之  
俗却不肯用一正筆處處用反筆側筆以形  
擊之寫小姐之俗者乃所以寫編修之俗也  
書中言舉業者多矣如匡超人馬純上之操  
選事衛體善隔岑菴之正文風以及高翰林  
之請元魁秘訣人人自以爲握靈蛇之珠也  
而不知舉業真當行只有一魯小姐陸子靜

門人云英雄之俊偉不鍾于男子而鍾于婦人作者之喻意其深遠也哉

楊執中是一個活獸子今欲寫其獸狀獸聲使俗筆爲之將從何處寫起看此文只用摩弄香爐一段叙說誤認姓柳的一段闖進醉漢一段便活現出一個老阿獸的聲音笑貌此所謂頗上三毫非絕世文心未易辦此忽然外面敲門必以爲兩公子至矣却是闖進一個稀醉的醉漢能令閱者目光一閃真

出諸意外極平實的文字偏有極奇突的峯  
巒于此知文章出落處最爲喫緊萬不可信  
筆地也

老阿猷纔進相府便薦出一位高人閱者此  
時已深知老阿猷之爲人料想老阿猷所薦  
之人平常可知然而不知其可笑又加此老  
一等譬如吳道子畫鬼畫牛頭已極牛頭之  
醜惡矣及畫馬面又有馬面之醜惡吾不知  
作者之胸中能容得多少怪物耶